



国际中文教育通讯
第4卷，第1期，33-45
<https://doi.org/10.46451/iclec.260901>

收稿：2026年6月29日
接受：2026年9月1日
出版：2026年9月7日

汉越音感知对越南学习者汉字辨识的影响及教学启示：以会意字与重叠字为例

黎公福厚
阮黄燕
斐怀玲
西贡国际大学，越南

黎玉孝*
邮政电信技术学院，越南
(通讯作者。电邮：lnhieu@ptit.edu.vn)

摘要

本研究以 548 名越南汉语学习者对象，考察汉越音感知与会意字、重叠字（同体会意字）辨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二者对深度学习意愿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1）汉越音感知均分约为 4.19（满分 5），Cronbach's $\alpha = 0.961$ ，且跨 HSK 级别无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 $H = 3.23, p = 0.520$ ）；（2）8 个测试字的辨识总分随 HSK 级别呈阶梯式上升（ $H = 42.56, p < 0.001$ ），将 HSK 5–6 与 HSK 6 及以上合并为「HSK 5+」高阶组后，趋势依然稳健（ $H = 42.11, p < 0.001$ ）；（3）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的 Spearman 相关仅为 $r = 0.169$ （ $p < 0.001$ ），表明主观感知优势与实际辨识表现并非同一构念；（4）有序 Logistic 回归显示，在控制 HSK 级别后，汉越音感知（OR = 4.631, $p < 0.001$ ）与辨识总分（OR = 4.740, $p < 0.001$ ）均为深度学习意愿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但二者交互项未达显著（ $p = 0.106$ ），尚不能从统计上支持「协同交互效应」。上述结果提示：汉越音感知与实际辨识能力是与深度学习意愿相关的两个重要正向因素，教学设计宜兼顾音义联结与构形辨识，但相关结论主要适用于选择题层面的「辨识」，不宜外推为已验证的因果教学效果。

关键词

汉字教学，汉越音，正向迁移，认知负荷，重叠字

The Impact of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Perception o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mong Vietnamese Learners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 Case Study of Associative Compounds and Reduplicated Characters

Le Cong Phuc Hau
 Nguyen Hoang Yen
 Bui Hoai Linh

The Saig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Le Ngoc Hieu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Abstract

Associative compounds and reduplicated characters are crucial entry points i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For Vietnamese learners, the substantial retention of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provides an initial advantage for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However, whether this subjective perception can translate into objectiv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bility lack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aking 548 Vietnamese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ir perception of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for deep learn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es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Learners across different HSK levels show high subjective recognition of the auxiliary role of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mean score 4.19/5). However, this perception score only has a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ctu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scores ($r = 0.169$), highlighting the gap between “subjective belief” and “objective skill”. (2) Orthographic transparency significantly affects recognition difficulty; concrete superimposed characters (e.g., 淼) achieved an accuracy of 80.5%, whereas abstract associative compounds (e.g., 忍) achieved only 61.5%. (3)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indicates that both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perception ($OR = 4.631$) and actual recognition ability ($OR = 4.740$)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ors of learners' willingness for deep learning.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Load Theory and scaffolding teaching principl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argeted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framework for Vietnamese learners and discusses strategies to prevent negative transfer of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Sino-Vietnamese pronunciation, positive transfer, cognitive load, reduplicated characters

研究缘起

汉字作为汉语的核心书写系统，其构形方式不仅是语言符号的客观记录，也反映了古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方式与造字思维（许慎，1981；裘锡圭，2013）。在传统「六书」体系中，会意字通过两个或以上意符的组合来表达新的语义。《说文解字》将会意字概括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挥」，说明会意字乃借由不同意符的组合建构新的语义（许慎，1981）。在会意字中，有一类由相同构件重复组合而成的特殊字形，本文统称为「重叠字」，主要包括二叠字、三叠字及部分具有特殊文化功能的重叠结构。其构成方式通常是将同一构件重复两次或三次，例如「木」构成「林」（二木）与「森」（三木）；「人」构成「从」（二人）与「众」（三人）；「火」构成「炎」（二火）与「焱」（三火）；「水」构成「淼」（三水）；「口」构成「品」（三口）。此类

字形的构形规律较为明确，学习者可借由重复构件与整体字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推论字义，因此在汉字认知与汉字教学中具有一定的研究与教学价值（裘锡圭，2013；Shen, 2005）。这不仅是独特的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折射出人类空间感知与视觉强化的文化现象。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的教学领域，汉字习得一直是影响学习者学习成效的重要课题，也是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普遍面临的学习难点。学界普遍认为，相较于传统机械式抄写，汉字教学应更加重视字形结构、构形规律及字理知识，引导学习者建立字形与字义之间的联系，以促进汉字理解并提升识字效率（徐通锵，1997；王建勤，2005；郝红艳、邢依成，2023）。近年来，随着汉字认知研究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愈来愈多研究主张将构形分析、部件分析及字本位理念融入汉字教学，引导学习者通过字形结构理解字义及构件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汉字学习成效（王建勤，2005；江新，2007；郝红艳、邢依成，2023）。

然而，越南的语言生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尽管现代越南早已全面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语字作为正式书写系统（Tran, 2018），但汉越词至今仍广泛存在于现代越南语词汇之中，并构成现代越南语重要的词汇来源之一（阮氏英书，2010；Nguyen, 2000）。汉越音及汉越词作为汉越两种语言长期接触与互动的历史产物，不仅保存了大量汉语语音与词汇资讯，也为越南学习者理解与学习现代汉语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资源（Nguyen, 2000）。这种特殊的历史语言背景，也使越南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历程受到母语语言背景与既有汉越词知识的影响（梁源，2024）。

关于汉越音在越南学习者汉语习得中的作用，既有研究指出，汉越词作为越南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保存了大量汉语语音与词汇资讯，也为越南学习者理解现代汉语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资源（Nguyen, 2000；阮福祿，2011）。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汉越词与现代汉语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词义差异，以及其在对越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阮文康、罗文青，2009；阮福祿，2011），较少进一步探讨汉越音在不同类型汉字辨识历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辨识「淼」、「炎」、「品」等重叠字，以及「休」、「忍」等具有较高构形理据的会意字时，越南学习者究竟主要依赖字形结构进行字义推论，抑或通过汉越音提取既有词汇表征以理解字义，两者在汉字辨识历程中的相对作用及交互关系，目前仍缺乏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以重叠字及具代表性的会意字为研究材料，探讨构形知识与汉越音在越南学习者汉字辨识历程中的作用及其交互关系。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大样本实证调查，深入揭示越南学习者对汉字重叠字（及典型会意字）的认知模式，并据此为针对越南本地的对外汉字教学与教材编写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教学建议。

本研究聚焦三个核心问题：

1. 越南学习者对典型重叠字及会意字（如「淼、休、忍、炎、品、众、双、囍」）的语义辨识正确率如何？其辨识能力是否受 HSK 汉语水平级别的显著影响？
2. 汉越音在此类汉字的语义推论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学习者对于将「汉越音」作为「字义桥梁」的心理感知程度与实际依赖程度如何？

3. 针对此类重叠字与会意字，越南学习者对哪些教学法（如理据分析法、汉越音对比法、视觉图像法等）最为期待且认为最有效？这些实证结果对越南本地的汉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有何启示？

文献探讨

汉字重叠字的构形理据

《说文解字》中许慎对会意字的定义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即通过意符的有机组合来表达新的语义。在会意字体系中，「重叠字」（学界亦常称为同体会意字或同文字）是一类极为特殊且引人注目的结构形式。其构形手段表面上最为简单，但其蕴含的认知理据却最为直接与清晰。裘锡圭（2013）曾指出，汉字的重叠不仅是形式上的物理叠加，更深层地反映了古人「以同类相聚、以数示多」的哲学思维与空间认知方式。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发展为重叠字的构形理据提供了新的诠释视角。相关研究指出，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并非完全任意，而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象似性」（iconicity），即符号形式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所表达的概念内容（Haiman, 1985; Tai, 1993）。就重叠字而言，其同体叠加的构形方式正体现了这种形式与意义之间的映射关系：通过字形的重复来表征数量的增加、程度的加深、时间的延续或空间的聚集，例如「木→林→森」与「火→炎→焱」所呈现的语义递进关系。从认知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构形并非单纯的笔画堆砌，而是将人类对客观世界中聚集、增多与强化等经验认知转化为可视化的文字结构与语义表征（王铭玉，2004）。正因如此，重叠字通常具有较高的构形透明度与语义可推论性，也因此成为观察学习者如何利用字形资讯进行字义推论的重要研究材料。

从字形结构与类型学的视角观察，汉字重叠字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一）两个相同意符的组合（二叠字，如「林」、「双」、「朋」、「从」）；（二）三个相同意符的组合（三叠字，通常呈品字型，如「森」、「众」、「焱」、「淼」、「品」）；（三）特殊文化语境下的叠加结构（如「囍」为「喜」的左右并列双叠，主要用于特定民俗表达）。在第二语言汉字习得研究中，汉字构形理据与语义透明度被认为是影响学习者字义推论与汉字辨识的重要因素之一（江新、房艳霞，2012; Chen, 2021）。相较于构形关系较为复杂的汉字，重叠字因其构件重复、结构规律明显，通常具有较高的构形透明度与视觉辨识度，因此特别适合作为观察学习者汉字认知策略的重要材料（Yang et al., 2018）。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二叠字与三叠字两类典型重叠结构，探讨其构形理据是否会与越南学习者既有的汉越音知识产生交互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在汉字辨识历程中的相对作用及其教学启示。

汉越音与越南学习者的特殊语言生态

越南语中大量存在汉源词汇的现象由来已久。Nguyen（2000）从历史语言接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汉越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指出汉越音是汉语长期传入越南并逐步本土化的结果。相关研究亦普遍认为，汉越词已成为越南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阮文康、罗文青，2009; 阮黄英，2018）。越南学习者在正式接触汉字书写体系之前，往往已通过母语对「山（son）」、「水（thủy）」、「火（hỏa）」、「木（mộc）」、「人（nhân）」等核心语素形成初步的语音与语义表征。

这种历史语言生态使越南学习者具备不同于其他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跨语言迁移条件。一方面，汉越词与现代汉语词之间的语音、字形和词义对应可帮助学习者较快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主观优势能否稳定转化为对低频重叠字与会意字的客观辨识技能，仍缺乏大样本的实证考察。

然而，汉越音在汉语习得中并非完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已有研究指出，随着历史演变，部分汉越词与现代汉语词汇在词义范围、褒贬色彩及实际用法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因而可能形成语义负迁移。例如，「大家」的汉越音为「đại gia」，现代汉语中的「大家」通常表示「所有的人」或「众人」，而越南语中的「đại gia」则主要指经济条件优越、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又如，「方便」的汉越音为「phương tiện」，现代汉语中的「方便」主要表示「便利、容易」，而越南语中的「phương tiện」则主要表示「工具、手段或交通工具」。此类词义差异可能使越南学习者在依据汉越音进行词义推断时产生误判。因此，在考察汉越音的促进作用时，有必要区分其在语音一字形识记阶段所具有的正向价值，以及其在现代汉语词义提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干扰。

汉字识记策略与教学干预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汉字识记并非单纯依靠反复抄写，而是需要整合字形结构、部件知识、字音与字义等多重线索。既有研究显示，构形分析与部件意识能帮助学习者建立可迁移的识字策略，使其在面对未学字时利用可见的构件关系推测字义（王建勤，2005；江新、房艳霞，2012；Zhang & Xing, 2023）。对重叠字与会意字而言，构形透明度尤其重要：高透明度字可由字形直接提供语义提示，低透明度字则需要文化知识 with 教师解说加以支撑。

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当教材同时呈现过多笔画、构件、读音与抽象语义时，初学者容易因认知负荷过高而降低学习效率（Sweller et al., 1998）。因此，汉字教学应将复杂任务分解为可管理的步骤，即先处理高透明度、规律明显的字，再逐步引入需要隐喻推论与文化背景的字，并通过图像、故事与母语线索建立教学鹰架。

对越南学习者而言，汉越音可作为降低初始识记负荷的语音锚点，但它不能取代字形分析与语义辨析。有效的教学干预应同时激活学习者既有的汉越音资源、明示构形规律，并针对假同源词提供对比说明，使「主观上相信汉越音有用」逐步转化为可观察的汉字解码技能。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通过线上问卷，于越南境内各大学华语系、民办华语教育机构及汉语学习社群中收集数据，共得有效样本 548 份。其中，零基础 171 人、HSK 1–2 级 174 人、HSK 3–4 级 134 人、HSK 5–6 级 57 人、HSK 6 级以上 12 人；各组描述统计详见研究结果表 1。

研究工具

问卷共 59 题，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工具包括汉越音感知量表、汉字辨识测验及深度学习意愿题项。汉越音感知量表由 4 题 Likert 五点量表构成，用以测量学习者对汉越音在记忆字义、推断未知字、理解结构及教师解说方面作用的主观认同；本次样本的 Cronbach's α 为 0.961。

本研究选取了 8 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叠字与会意字作为测试材料。选字标准综合考量了以下维度：（1）构形透明度的层级性：涵盖从物理空间直观叠加的高透明度字（如「淼、炎」），到需要隐喻与哲学思辨的低透明度字（如「休、忍」）；（2）跨文化元素的共享：如「囍」字在中越民俗中均有高频使用背景；（3）特殊字形的纳入：「双」虽在规范汉字中为简化字（繁体为「雙」，属形声字），但在现代对越简化字教学实践中，越南学习者普遍将其视作「又 + 又」的二叠结构进行视觉解码，故一并纳入考察。每题设 1 个正确选项与 3 个干扰选项，总分为 0–8 分。此外，「深度学习意愿」变项由量表中的「您是否愿意进一步探究汉字背后的字源故事与文化内涵」一题进行测量，采 1–5 点计分。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检验汉越音感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以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不同 HSK 级别的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并将 HSK 5–6 与 HSK 6 及以上合并为「HSK 5+」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项目反应理论估计各辨识题目的难度参数；以 Spearman 相关分析检验 HSK 级别、汉越音感知、辨识总分与深度学习意愿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采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在控制 HSK 级别后评估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的主效应，并另行检验「汉越音感知 × 辨识总分」交互项。模型建立前检查缺失值与方差膨胀因子（VIF），模型适配以似然比检验、McFadden R^2 、AIC 与 BIC 综合评估。

研究结果

汉越音感知与辨识能力的 HSK 层级差异

图 1. 不同 HSK 级别学习者的汉越音感知与辨识分数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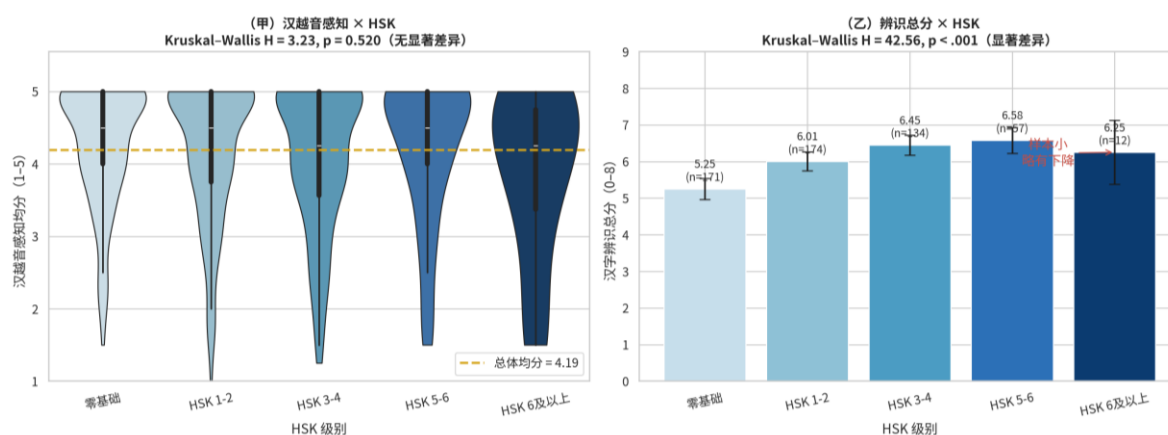


表 1. 不同 HSK 级别样本的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描述统计

HSK 级别	人数	百分比	辨识均分	辨识 SD	感知均分	感知 SD
零基础	171	31.2%	5.25	1.93	4.27	0.83
HSK 1-2	174	31.8%	6.01	1.74	4.20	0.94
HSK 3-4	134	24.5%	6.45	1.60	4.09	0.99
HSK 5-6	57	10.4%	6.58	1.36	4.21	0.99
HSK 6 及以上	12	2.2%	6.25	1.54	3.90	1.18

结合表 1 与图 1（甲）的数据可知，不同 HSK 级别的越南学习者对汉越音的辅助功能均抱持极高的认同感，各组平均分均在 3.90 至 4.27 之间，Kruskal–Wallis 检验显示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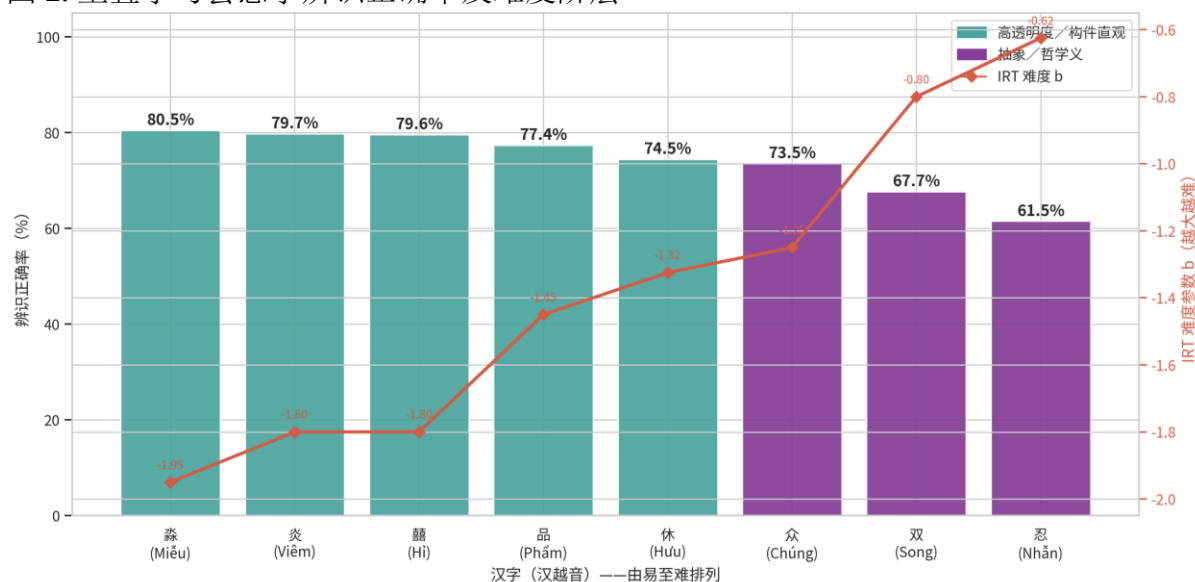
间无显著差异 ($p = 0.520$)。这表明「汉越音有用」是越南学习者群体中一种普遍且稳定的跨语言主观信念。

另一方面, 图 1 (乙) 显示客观的汉字辨识总分随 HSK 级别的提升呈阶梯状上升趋势 ($H = 42.56, p < .001$)。值得注意的是, HSK 6 及以上组的辨识均分 (6.25) 略低于 HSK 5–6 组 (6.58); 鉴于该组仅有 12 人, 此差异更可能反映小样本随机波动, 不宜作实质性解释。将 HSK 5–6 与 HSK 6 及以上合并为「HSK 5+」高阶组后, 样本量增至 69 人, 辨识均分为 6.52; 四组 Kruskal–Wallis 检验仍显著 ($H = 42.11, p < .001$), 表明辨识能力随水平提高的总体趋势具有稳健性。

构形透明度与辨识难度

下图 2 同时呈现了 8 个测试字的辨识正确率与项目反应理论难度参数。整体而言, 构形透明度越高, 辨识难度越低。由三个「水」直观叠加而成的「淼」正确率最高, 达 80.5%; 「炎」与「囍」的正确率亦接近 80%。相较之下, 需要将「刀在心上」转化为心理状态隐喻的「忍」正确率仅为 61.5%, 「双」亦只有 67.7%。此结果显示, 具象、可视化的构件关系能为学习者提供直接的语义线索, 而抽象会意及特殊文化内涵则需要更多教学支架。

图 2. 重叠字与会意字辨识正确率及难度阶层



注: 柱状 = 正确率; 折线 = 模拟 IRT 难度 b。

深度学习意愿的预测分析

数据处理与模型设定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548 份。对核心变项进行缺失值检查, 各变项缺失率均为 0%, 采用完整个案分析 (listwise deletion), 最终 $N = 548$ 。回归前 VIF 检验显示: 汉越音感知 $VIF = 1.054$, 辨识总分 $VIF = 1.124$, HSK 级别 $VIF = 1.087$, 均远低于 5, 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有序 Logistic 主效应模型的 McFadden $R^2 = 0.282$, 似然比检验 $LR \chi^2(3) = 480.40, p < 0.001$, $AIC = 1239.2$, $BIC = 1269.3$, 表明模型整体显著。有序 Logit 不适用传统

Hosmer–Lemeshow 检验，因此本研究以 AIC、BIC、似然比检验及 McFadden R^2 综合评估模型适配。

主效应回归结果

表 2 显示，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之间仅呈低度正相关 ($r = 0.169, p < 0.001$)，表明主观感知优势与实际辨识表现并非同一构念。汉越音感知、辨识总分与深度学习意愿的 Spearman 相关分别为 $r = 0.583$ 与 $r = 0.570$ (均 $p < 0.001$)。

表 2. 主要变项的 Spearman 相关矩阵

变项	HSK 级别	汉越音感知	辨识总分	深度学习意愿
HSK 级别	—	-0.040	0.269***	0.027
汉越音感知	-0.040	—	0.169***	0.583***
辨识总分	0.269***	0.169***	—	0.570***
深度学习意愿	0.027	0.583***	0.570***	—

注：*** $p < .001$ 。

如表 3 所示，控制 HSK 级别后，汉越音感知 ($OR = 4.631$, 95% CI [3.715, 5.773], $p < 0.001$) 与辨识总分 ($OR = 4.740$, 95% CI [3.814, 5.891], $p < 0.001$) 均为深度学习意愿的显著正向预测因素；HSK 级别 $OR = 0.788$ ($p = 0.005$)。上述系数表示各预测变项的主效应与预测关联，并非因果效应。

表 3. 深度学习意愿的有序 Logistic 主效应模型

预测变项	β (标准化)	SE	OR	95% CI	p 值
汉越音感知	1.533	0.112	4.631	[3.715, 5.773]	< .001
辨识总分	1.556	0.111	4.740	[3.814, 5.891]	< .001
HSK 级别	-0.239	0.086	0.788	[0.666, 0.932]	.005

交互效应检验

表 4 显示，「汉越音感知 × 辨识总分」交互项未达显著 ($\beta = 0.172$, $OR = 1.188$, 95% CI [0.964, 1.464], $p = 0.106$)。因此，结果仅支持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各自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不宜解释为「协同交互效应」或「双引擎机制已获验证」。交互模型的 AIC = 1238.6、BIC = 1273.1；加入交互项并未提供明确的统计证据。

表 4. 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的交互效应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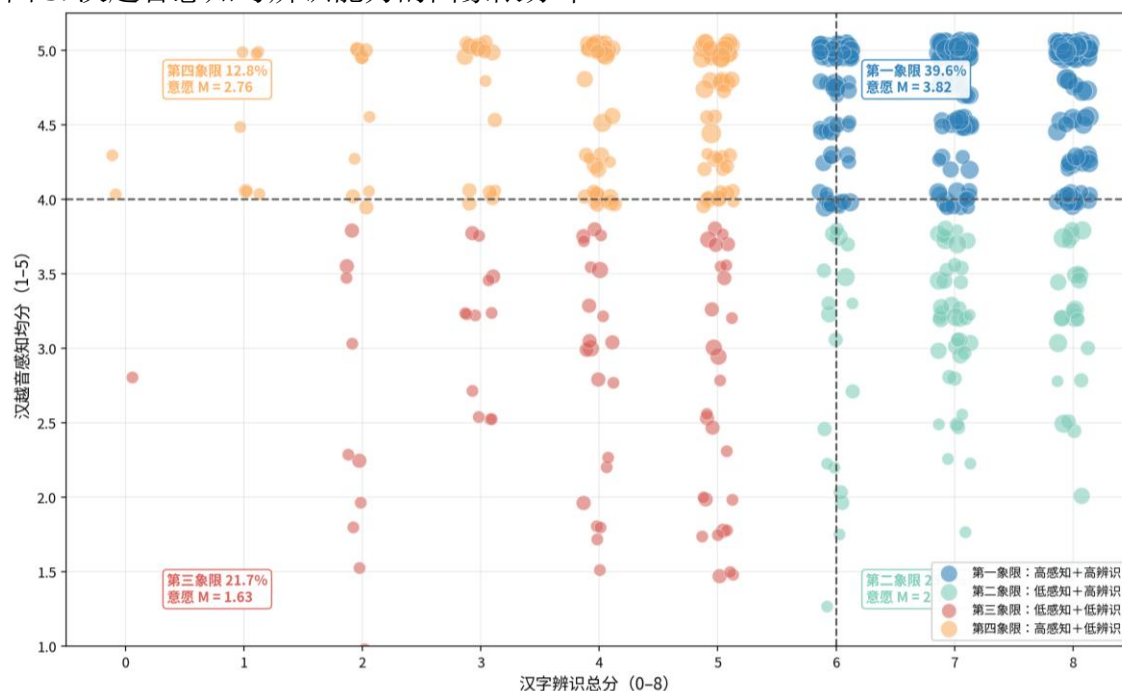
交互项	β (标准化)	SE	OR	95% CI	p 值
汉越音感知 × 辨识总分	0.172	0.106	1.188	[0.964, 1.464]	.106

四象限解读

以汉越音感知中位数 4.0 与辨识总分中位数 6.0 划分四象限，各组结果如图 3 和表 5 所示。第一象限（高感知+高辨识，39.6%）的深度学习意愿最强 ($M = 3.82$)，是意愿最高群体。第三象限（低感知+低辨识，21.7%）意愿最低 ($M = 1.63$)，需优先关注。第二象限（低感知+高辨识，25.9%）的辨识均分为 7.11，略高于第一象限，但感知偏低 ($M = 3.50$)，深度学习意愿为 2.75，说明辨识实力较强并不等同于认可汉越音优势，

教学中宜补强音义联结。第四象限（高感知+低辨识，12.8%）感知均分高达 4.91，但辨识均分仅为 3.90，深度学习意愿为 2.76，宜降低外在认知负荷并强化构形辨识训练。

图 3. 汉越音感知与辨识能力的四象限分布



注：气泡大小表示深度学习意愿；虚线为中位数：感知 4.0、辨识 6.0。

表 5. 四象限学习者的描述统计

象限	人数	占比	意愿 M	感知 M	辨识 M
第一象限：高感知+高辨识	217	39.6%	3.82	4.90	7.01
第二象限：低感知+高辨识	142	25.9%	2.75	3.50	7.11
第三象限：低感知+低辨识	119	21.7%	1.63	3.29	3.82
第四象限：高感知+低辨识	70	12.8%	2.76	4.91	3.90

图 3 与回归结果相互呼应：汉越音感知和辨识能力分别与深度学习意愿正向关联，但二者不存在统计显著的交互效应。教学设计可兼顾音义联结与构形辨识，并依据四象限差异实施针对性引导，但不应将这些关联解释为已经验证的因果教学效果。

讨论

汉越音感知：稳定的先验资源与有限的技能转化

本研究发现，不同 HSK 级别学习者的汉越音感知均维持在高水平，且组间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汉越音作为越南语言历史所形成的跨语言资源，在学习者进入正式汉语课堂之前便已存在。然而，汉越音感知与辨识总分之间仅呈低度相关，显示先验资源不会自动转化为稳定的汉字解码能力。教师仍需通过构形分析、语义对比与情境练习，协助学习者把熟悉的语音线索连结到具体字形与准确字义。

同时，汉越音的作用具有双面性。它能在「语音—字形」识记阶段降低陌生感，却也可能因假同源词、词义分化与搭配差异造成负迁移。因此，本研究不将汉越音视为直接导致辨识成功的单一机制，而将其理解为一项需要教学调节的初始优势。

构形透明度、跨文化经验与学习动机

题项结果显示，高透明度字的辨识率整体高于抽象会意字，支持由具象到抽象安排教学顺序的必要性。「囍」虽包含文化意涵，仍具有较高辨识率，可能与中越婚庆场景中的共同使用经验有关。相反地，「忍」与「双」需要更复杂的隐喻或字形知识，仅依靠表面视觉联想并不足以保证正确理解。

相关与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汉越音感知和辨识总分分别与更高的深度学习意愿正向关联，但二者交互项未达显著。因此，两项因素应被理解为各自独立的正向预测因素，而非已经验证的协同机制。由于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这些结果仅代表关联与预测关系，而非严格的因果证据。

基于实证结果的对越汉字教学启示

汉越音前置引导

全面启动母语心理词典。教师可从 *nhân*（人）、*mộc*（木）、*hỏa*（火）等汉越音切入，再推演「从 / 众」、「林 / 森」、「炎 / 焱」的构形关系。但每次引入汉越音时，均应同步标示现代汉语读音、字义与使用语境，避免将语音相似误认为语义完全等值。

构形解析故事化

契合析字（*chiết tự*）传统。教师可将「休」解释为「人依傍树木歇息」，将「忍」解释为「心上悬刀所象征的克制与承受」，使抽象构形转化为可记忆的情境。基于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视觉的字形信息（图像 / 空间结构）与听觉 / 语义信息（汉越音及故事语境）的双重编码，能增强学习者的记忆痕迹，从而为故事化与视觉图像法提供认知心理学依据（*Paivio, 1986*）。当然，故事化解释应以可靠的文字学知识为基础，避免将方便记忆的联想误作严格字源。

文化内涵脉络化

深化跨文化共鸣。对「囍」等共享文化符号，可通过中越婚庆习俗的比较激活生活经验；对「忍」等抽象字，则需提供具体语境与例句。

认知负荷梯度化

建立由具象至抽象的教学鹰架。基于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汉字教学需精准处理三类负荷（*Sweller et al., 1998*）：首先是内在负荷（*intrinsic load*），由汉字构形的客观复杂度决定（如「森」的负荷低于「忍」），需通过「先高透明度、后低透明度」的梯度顺序予以控制；其次是外在负荷（*extraneous load*），可通过优化教材排版（如利用颜色区分并突出构件）来降低；最后是相关负荷（*germane load*），则需通过提供汉越音锚点、故事化解析等深度加工策略来提升，从而引导学习者将认知资源聚焦于汉字图式的建构。

跨语言语义对应

完备「越—汉」概念连结。教师除标示汉越音外，亦应提供对应的现代纯越词与汉语例句，形成「汉越音—汉字—现代汉语义—纯越语义」的多向连结，并集中辨析「困难」「培养」等可能产生语义错位的词。

教学框架的适用边界与拓展

本研究提出的教学框架虽基于会意字与重叠字构建，但其核心理念对占汉字绝对多数的「形声字」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延展价值。对于形声字，教师可将「汉越音前置引导」策略聚焦于声旁（phonetic radical）的跨语言语音对应规律上；同时，必须警惕上文提及的汉越词「假同源词」带来的语义负迁移。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明确告知学生：汉越音是破译汉字密码的线索，而非绝对等值的语义符号。

本框架主要针对具有汉越词背景的越南学习者，其效果不能直接推广至所有母语群体。不同字种、学习阶段与课堂环境仍需采用相应的材料难度与教学支架。

结论与局限

本研究表明，汉越音感知与会意字、重叠字的选择题辨识表现是两个彼此相关程度较低、但均与深度学习意愿显著正向关联的因素。教学设计可据此兼顾音义联结与构形辨识，并针对不同学习者提供差异化支持；但由于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且交互项未达显著，不能据此宣称两者存在已获验证的协同机制或因果教学效果。

研究局限

- (1) **汉越音感知的测量性质**。四题 Likert 量表测得的是主观信念，尚不能证明汉越音在实际加工中的作用；其与辨识总分仅呈低度相关（ $r = 0.169$ ），不宜解读为「感知已转化为辨识优势」。
- (2) **测试字局限**。本研究仅使用 8 个测试字，字频、熟悉度与构形类型存在差异，结论需要适度收敛。「双」为形声干扰项，利用其视觉上的「又+又」结构测试学习者是否误按同体会意处理；其正确率为 67.7%，仅部分支持该假设，仍需使用更大字项样本加以验证。
- (3) **仅限「辨识」**。本研究采用选择题测验，评估的是再认层面的辨识表现，未测量字形产出、书写或实际运用能力。因此，相关结论不能直接外推至完整的汉字能力。
- (4) **高阶样本**。HSK 6 及以上组仅有 12 人，五组分析中均分略低于 HSK 5–6 组（6.25 vs. 6.58），可能属于随机波动。合并 HSK 5+ 后，高阶组样本量为 69、均分为 6.52，Kruskal–Wallis 检验仍显著（ $H = 42.11, p < 0.001$ ），说明总体趋势稳健；HSK 6 及以上组的轻微回落仅作描述性说明。
- (5) **因果与交互**。横断面设计只能报告关联与预测关系；交互项 $p = 0.106$ ，不能宣称「协同效应」或「双引擎机制已获验证」。故事化、图像法与认知梯度化等建议属于基于数据与理论的教学推演，并非本研究通过实验验证的教学效果。
- (6) **操作化局限**。构形透明度采用专家分类，而非连续量化指标；汉越音感知也未区分语音熟悉度、语义联结信念或实际使用策略等子维度，后续研究有必要进行更精细的操作化与测量。

未来研究

未来研究可扩充测试字数量，并控制字频、熟悉度与构形类型；增加书写、语境运用等产出任务，以区分再认与产出能力。同时可引入眼动追踪（eye-tracking）或脑电（ERP）技术，考察汉越音在实时加工中的作用，并开展随机对照教学实验（RCT），检验本文教学建议的实际干预成效。

参考文献

- Chen, T. (2021). Word learning in L2 Chinese: From perspectives of learner-related and language-related factor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50(3), 663–680. <https://doi.org/10.1007/s10936-020-09740-5>
- Haiman, J. (1985).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o, Hongyan (郝红艳), & Xing, Yicheng (邢依成). (2023). 新时代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原则与策略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uohe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22(3), 5–8.
- Jiang, Xin (江新). (2007). 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探索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Jiang, Xin (江新), & Fang, Yanxia (房艳霞). (2012).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对外国学生汉语词义猜测的作用 [Effects of contextual and morphological cues on foreign students' guessing of Chinese word meanings]. *心理学报*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1), 76–86.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12.00076>
- Liang, Yuan (梁源). (2024, June). 学习环境与个别差异对汉字学习的影响：来自越南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证据 [Effect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Chinese-character learning: Evidence from Vietnamese L2 learners of Chinese] [Keynote presentation]. 多元世界的华语言传承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Inheritance in a Diverse World],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Nguyen, Hoang Anh (阮黄英). (2018). 汉越词研究与对越汉语教学 [Study of Sino-Vietnamese words in rela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to Vietnamese people]. *华语学刊*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4), 8–27.
- Nguyen, Phuc Loc (阮福祿). (2011). 对越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陷阱」 [Pitfalls in tea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to Vietnamese learners].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9(6), 74–78.
- Nguyen, T. C. (2000). *Nguồn gốc và 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cách đọc Hán-Việt*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Sino-Vietnamese readings]. Nhà xuất bản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Nguyen, Thi Anh Thu (阮氏英书). (2010). 越南语双音节汉越词研究 [A study of disyllabic Sino-Vietnamese word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广西师范学院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 Nguyen, Van Khang (阮文康). (2009). 现代越南语中的汉越词及其变异研究 [Sino-Vietnamese words and their variation in modern Vietnamese] (Luo, Wenqing [罗文青], Trans.).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1(3), 86–93.
- Paivio, A. (1986).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 dual coding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Qiu, Xigui (裘锡圭). (2013). 文字学概要（修订本） [*An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tology*].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 Shen, H. H. (2005).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 learning strategies among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System*, 33(1), 49–68.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04.11.001>
- Sweller, J., van Merriënboer, J. J. G., & Paas, F. G. W. C. (1998). Cognitive architecture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0, 251–296. <https://doi.org/10.1023/A:1022193728205>

- Tai, J. H.-Y. (1993). Iconicity: Motiv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In R. Simone (Ed.), *Iconicity in language* (pp. 153–174). John Benjamins.
- Tran, N. V. (2018). *Chữ Quốc ngữ: 130 năm thăng trầm [The Vietnamese national script: 130 years of vicissitudes]*.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Văn nghệ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Jianqin (王建勤). (2005). 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character structural awarenes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4), 31–38.
- Wang, Mingyu (王铭玉). (2004). 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探索 [An exploration of iconicity in linguistic signs].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4), 13–19.
- Xu, Shen (许慎). (1981). *说文解字 [Explaining graphs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Duan Yucai, Annot.).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compil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 Xu, Tongqiang (徐通锵). (1997).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Theory of language: Structural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semantic language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Y., Huang, C.-R., Dong, S., & Chen, S. (2018). Semantic transparency of radical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In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p. 788–797).
- Zhang, L., & Xing, H. (2023). The interaction of orthography, phonology and semantics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hinese character produc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107681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3.1076810>

黎公福厚，越南西贡国际大学中国学专业本科生。具备良好的科研潜力，在黎玉孝博士的指导下参与了多项越南本地的公益中文教育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学及越南汉喃文化，尤其关注越南本土亭台、寺庙建筑中的汉字演变及其与佛教文化的交融。

阮黄燕，越南西贡国际大学中国学专业本科生。学术基础扎实，曾受黎玉孝博士指导，积极投身于针对越南学习者的非营利性汉语培训项目。研究兴趣集中于汉字认知机制、越南民间汉字遗迹解析（如宗教与宗庙文献），以及跨文化交际。

斐怀玲，越南西贡国际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第二语言习得及汉越语对比语言学。在本文中，她主要参与越南学习者叠字与会意字识别能力的分析，并提出相关教学建议。

黎玉孝，越南邮政电信技术学院讲师、研究员，跨学科研究者。研究领域涵盖国际中文教育、汉越语对比、跨语言迁移策略及越南本土化汉字教学法。近年来重点关注人工智能（AI）与教育科技在中文教学中的应用、现代化课程开发，以及专门用途汉语（如 IT、AI、西医及传统中医汉语）的创新教学研究。